

古本十八冊

十七之八



漢書門				
三	七	三	二	類
九	七	函	號	
五	十	冊		

內閣文庫			
三	七	三	漢
五	九	函	書
九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9)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陳政事疏

賈誼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請封建子弟疏

論王淮南王疏

論積貯疏

審微



中屈原文

鵬鳥賦

瑰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大政上

三表五餌

論貴粟

對賢良策

鼂錯

言兵事書

言守邊備塞第一疏

言守邊備塞第二疏

古文世編卷之十七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燿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方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

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接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
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
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

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
中必隳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
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
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屠齊桓之
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
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帝不能以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亦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檀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

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

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誹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當恃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
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
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若跋籙元王之
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

徒病瘡也又苦跋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子
之勢方倒懸凡天子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
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
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
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
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
且病痺夫痺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
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
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
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
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
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
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
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
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
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
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縑以偏諸美者黼
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太賈嘉會召客者以
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
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

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畊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弁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弁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弁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

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
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
者剝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
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
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
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
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
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
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
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

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
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
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
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
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
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園
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
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
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
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
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指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
 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
 齊言也智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母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
 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
 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
 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

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
 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則憲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
 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
 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
 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

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
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

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
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
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
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
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
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不可不察

世文世經 卷之十一 十四 二百三
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
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
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
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
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
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

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
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
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
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今或言

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
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不
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

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
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
髡削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辱

者不忝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
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
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
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夷民嘗俯伏以敬
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
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

且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
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
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
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
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
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恥隼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
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
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噐職業者
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
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

簠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
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
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
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
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
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縶而加也其有大罪者
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粹抑而刑
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

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
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
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
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扞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
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
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

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
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義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
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無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而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
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
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天下已定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
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
殊俗然而甕牖繩樞之子眡隸之人而遷徙之

徙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
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
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耨棘矜不銛於鈞戟
長鑕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潔
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
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賈誼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
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
是以諸侯力政彊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
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
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
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
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

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
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弁兼者高詐力安定者
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
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
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
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
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
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

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罄罄新主之資也此言
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
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
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
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
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
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
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卽四

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
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
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
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
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
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
苦之實成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

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
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
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
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
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
也

四載東不復於秦楚韓齊五國非也長二世之國
 秦而武王與魯齊宋之國也貴為天子而
 不為天子也秦楚韓齊之國也曰安則而
 之出也又於河之東秦出安之而天下
 秦楚韓齊之國也秦楚韓齊之國也
 秦楚韓齊之國也秦楚韓齊之國也

過秦論下

賈誼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
 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
 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
 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疆弩
 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
 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
 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借使子嬰

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

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採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

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
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
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
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
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
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
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

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
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
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
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
下制國而今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

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

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王淮南王疏

賈誼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伯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

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
 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
 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今奉尊與人之子數以資給然天下平矣入
 幸而妹數之自來而天于將以王孫之不查
 之也此南王之到也古語天下將不缺罪對下
 論王叔南王疏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
 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
 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
 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汎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

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
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
惜之

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
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
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
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
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
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
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
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

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
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
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
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
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
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
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

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
 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
 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
 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
 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
 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
 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強令民

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
 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撼奸由
 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曰已矣國其莫我知今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
其高逝今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
深潛以自珍倂蝮獺以隱處今夫豈從蝦與蛭
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
可得係而羈今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
尤今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
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
細德之險徵兮遙矰繳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
兮豈能容夫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

制於螻蟻

鵬鳥賦

賈誼

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
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
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
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
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
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
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今固無休息幹流而
遷今或推而還形氣轉續今變化而蟪蛄穆無
窮今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
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今夫差以敗越棲
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
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
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
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
鈞播物兮塊土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

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
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
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財兮烈
士狗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
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
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
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

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
 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於已其生兮若浮其
 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
 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

瑰璋

賈誼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
 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
 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
 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
 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
 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
 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
 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

作之費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未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

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卽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之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

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可止罪
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辯此
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
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
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遏則讓上僭者誅故
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
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
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
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

已者也故不可不速救也

脩政語上

賈誼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

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
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
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
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
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
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為已緣巧者之事而

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為仁也故節仁之器
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
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
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
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
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
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
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
徇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
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
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

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為
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
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
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
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
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
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
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

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矣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

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
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
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
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
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
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
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

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
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
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
 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
 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
 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
 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

脩政語下

賈誼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
 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
 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
 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
 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
 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
 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

一
文
世
統
卷
之
一
四
九
三
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
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
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
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
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且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
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且對曰
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
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

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
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
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
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
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
之天下蕞蕞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
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

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

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

古文世經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忠敬其士不以禮節
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
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
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
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
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
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

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
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
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
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
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
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
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

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
攻而民不私相鬪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
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
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
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
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
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
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
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
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
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
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
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
曰受命矣

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降

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萃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萃以為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

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之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

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信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

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乎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

行以爲身災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

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為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為善則吏

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共默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嗙嗙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

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
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
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
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
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
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
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
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十年而滅士民
猶以爲大父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

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
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
呼輕本不詳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知雖本不特實為其然所之結所之結
 別者固來之也松而前所之本也本不也
 國心與矣始士月省昔之問國必才矣始太士

三表五餌

賈誼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
 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
 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
 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宜聽其
 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
 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

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

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怙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

敢捍此其久陛下官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
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
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
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
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
孤莫不行矣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
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伏者其自以爲見愛
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
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校之

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
諭矣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
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
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
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蹕之駁轆之從而
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
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
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
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

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葢臠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淚而相告

人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次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

告人人恹恹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
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
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困
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
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
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
心而冀人人恹恹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
其腹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

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
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之繡
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大觥
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
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
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為問則出繡衣具帶服
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適之戲弄
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贛之上
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

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怏怏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抔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旣明則

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不甘口揮劔挾弓而蹲窮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

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
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
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
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臘炙者每物各一
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
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臘炙噉滷多
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財盡而
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
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

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邇五歲近期三歲
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
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
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
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
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窺貧盜賊
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
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
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寔之曰苟或非天子民

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
 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慙
 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慙渠大罪也
 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
 民哉

論貴粟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畊而食之織而
 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
 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
 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
 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

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
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
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
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奸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畊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弁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使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迂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

錢粟有所潔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
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
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
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
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
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
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
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適以臣錯克賦甚不稱

對賢良策

鼂錯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
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
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
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
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
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適以臣錯克賦甚不稱

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
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
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
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
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
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
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

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
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
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
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
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
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
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
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

古文世系 卷之十一 七十一
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

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王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

古文世統 卷之十七
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無塞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於奮自賢羣臣恐諛驕

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
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
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
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
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
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未塗所侵者宗室
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
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
禍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
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
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
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尊
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
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
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
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
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

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
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
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
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
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
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
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
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
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
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
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
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
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
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
 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
 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
 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
 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太有利非隴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
 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
 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
 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
 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太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
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行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
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
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
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
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
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
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
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
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五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裡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蘇武傳

七

言守邊備塞第一疏

遺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

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後入閭取其左
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
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
拜爵之賞攻城屠邑以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
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
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
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
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
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
於廣壑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
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

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
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
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
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
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鼻及輸奴婢欲以
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
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
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
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卒不習地勢而心

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
 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
 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

人計非自西端不計其文其意塞下之民其
 其所以自衛其其才夫古者皆謂言買之
 天子冬夏其氣命道自論而止其後之月其
 其後之月其氣命道自論而止其後之月其
 今欲之不其氣命道自論而止其後之月其

言守邊備塞第二疏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
 而勿侵刻使先至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
 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
 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
 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

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財察

世編卷之十七
 江世制... 效不與... 出費... 重... 滿... 輝... 不...

古文世編卷之十八

論犯蹕法

張釋之

論不用魏尚

馮唐

稱臣書

南越王佗

韓詩外傳

韓嬰

原道訓

淮南王安

倣真訓

時則訓

諫伐閩越書

招隱士

予淮南王書

薄昭

諫淮南王

伍被

令二千石脩職詔

景帝

上書吳王

鄒陽

獄中上書自明

酒賦

几賦

七發

諫吳王書

重諫吳王書

梁王兔園賦

柳賦

月賦

屏風賦

鶴賦

論通康居

平獄蠲賦詔

枚乘

公孫乘

羊勝

路僑如

郭舜

武帝

察茂材異等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賜嚴助書

勅責楊僕

策賢良詔

復高年子孫詔

策賢良第一制

策賢良第二制

策賢良第三制

秋風辭

罷田輪臺詔

李夫人賦

賢良策

禁民挾弓弩對

驃騎論功論

光帝

嚴助

楊僕

策賢良

策賢良

公孫弘

吾丘壽王

總論論以論

論天對古各機

寶貝東

李夫人卿

蜀田辭意歸

徐鳳閣

公孫

晉立

古文世編卷之十八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論犯蹕法

張釋之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用去皆歸... 日今相... 國而天下

去亦天下... 歸... 歸... 歸...

西... 歸... 歸... 歸...

古文... 歸... 歸... 歸...

論不用魏尚

馮唐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
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
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
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
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
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

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為南粵王使為外

臣持刃責賊高自臨用事近細士情議臣利

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後軍安知尺籍
世且猶愚黷忠韜及罪及罪功幕府一言不相
隨又及由北言之對下雖料難敵李妙崇須用
駿尚坐山也首實美六縣對下下之吏隨其類

上漢文帝書

南粵王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
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
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
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

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
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
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
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韓詩外傳

韓嬰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
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
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
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
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
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
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入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

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授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

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善答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

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

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
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
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
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
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
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
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
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
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
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
不測不克

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
穿二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
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
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
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
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
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

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原道訓

劉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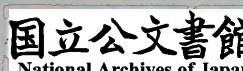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幘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澒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

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
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
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
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
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
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而便于性神託
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
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嫗覆育萬物羣生

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
奮也角絡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暇父無喪子
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
不出賊星不行舍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
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歧行喙息蠓飛螻
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
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
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
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

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
 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
 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
 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
 光而無景扶搖拏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
 崑崙排閭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
 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

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
 陽為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
 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
 霏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
 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
 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
 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古文世經 卷之十一 三十三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形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

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以以詹何媚媮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

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
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蝓捕
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鯨作三
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
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
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
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

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
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
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
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
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
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
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
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
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

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
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
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窾
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
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
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旣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
傷鷹鷂搏鷲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
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
有芘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

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
所處以御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
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
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
綖不綉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
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
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鴈鵠

不過濟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
 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
 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
 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
 人者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
 與俗交者故牛歧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
 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
 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鴛於時也曲士

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
 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
 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夫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
 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
 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
 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
 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
 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

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
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境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
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
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
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
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
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
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
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

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
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
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
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
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
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
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
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

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
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
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
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
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
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
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
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
量故兵彊則滅木彊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強者死之
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
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
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諭下則後者躓之
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
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之
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

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

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

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
 區之上邐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
 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
 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
 而無所右蟠委錯紵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
 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
 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
 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

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
 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
 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
 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
 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
 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
 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
 下貫九野負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
 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志隱閔純德

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

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于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

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
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
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
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
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
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
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

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
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無所大過
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窅其寬不
躁其神不媯湫濇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
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近則能
應感則能動於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
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
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
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

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
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
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
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
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
夷道釣射鷓鴣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
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
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矐得道而肥
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矐不

忻忻其為悲不憒憒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
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
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
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
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
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
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
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

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

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

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

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濤海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助奇麗激珍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湏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

蓬戶甕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
灑灑浸潭菰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
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
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
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
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
之喑喑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
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
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

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
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
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
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
而不傾新而不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
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
平虛不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
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

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克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

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躓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

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嶮列埒之門而躓陷于污壑奔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用之其始也... 平其其... 而日... 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又望... 中... 無由人矣... 天

倣真訓

劉安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
 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垆塿無無蠕蠕將欲生興
 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
 德含和續紛龍蓂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

古文世統

卷之十八

二十八

頁二

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霏無有仿佛氣遂而
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
青葱苓蘆萑炫煌蠓飛螻動蚊行喙息可切
循把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
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
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
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
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無環
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
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
注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開於
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
及其為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

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
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
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
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
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今日平而不阿明而不苟包裹覆露無不囊括
溥汎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疾
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
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

少皞葦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
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
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
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
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
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其令曰申羣禁固蔽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
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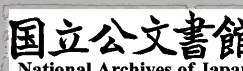
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
發藏毋釋罪

製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
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
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
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
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
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
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

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
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
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
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
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
復負而不坑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
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
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
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

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
 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
 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
 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
 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以實
 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
 必堅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
 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
 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

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淫寒暑以節至
 甘雨膏露以時降



朕冬命以勸夏命以懲是姑默致寒暑以節至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
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
千里阻險林藪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
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
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
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
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
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

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而
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
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
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
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
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
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
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
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徇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
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
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
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

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

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第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

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
 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
 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畊稼樹種
 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下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
 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
 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

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
 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
 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
 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
 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
 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
 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
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
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
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
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
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
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
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
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
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
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
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
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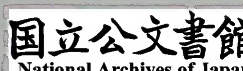
峨淒淒兮澁澁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
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鬪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
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與今坤山曲細心奮留今同業心同今
春草生今蔓蔓熾暮今不自聊製胡高今
今武隆卑禁對封林兮聊淹留王孫兮不
聊知今不自知知今不自知知今不自知
封林業生今山之幽即業生今不自知知
許劉士

予淮南王書

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
以聖人之資本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
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
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
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
間赦大工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



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
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
宜日夜奉法度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
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
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
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
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

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誣數逆天
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
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
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
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
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
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
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
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
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
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
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其在王所吏王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
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

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
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
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
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
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
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
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此等文字... 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疇不足於糟糠女子

諫淮南王

伍被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疇不足於糟糠女子

紡績不足於葢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
流血頃畝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
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
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
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
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
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
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

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
種種百工而行徐福擇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
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
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
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
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
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
廣發矣高皇帝起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

古文世續 卷之十八 四十六 二百廿二
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王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

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

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畊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母攘弱眾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

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
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漢書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四十九
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
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上吳王書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吳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
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
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
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
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
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

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祛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

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

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駮驥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義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

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路豈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秦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

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

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而趨闕下者哉

此大難獲之中... 以事... 之士... 千... 亦... 亦... 亦...

酒賦

鄒陽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駭皆麴
渾丘之麥釀野田之米流光醴醴甘滋泥泥醴
醴既成綠瓷既啓且筐且漉載芻載濟庶人以
為欣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綠鄴烏程若
下齊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渟凝醴醇耐千
日一醒
几賦
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

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
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醴醴醇厚
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燂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
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素
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風命曰寒熱
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
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
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

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
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
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
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
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
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
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
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
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
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
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
朝則鸛黃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
晨號乎其上鴟雞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
使琴摯斫斲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
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牙
爲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

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
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螻蟻聞之柱啄
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
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牻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噉而散於是
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
者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
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

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以飛鳥後類駉虛
穉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
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
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
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
能彊起而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
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
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
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鸚鵡鸕雛
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
奮翼振鱗溆溆壽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
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
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
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

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齒使先施微舒陽文段于
吳娃閭媵傳予之徒雜裾垂髻目挑心與掄流
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燕服而御此亦天下
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
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
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溯清風

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
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憎鷲鳥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
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克後乘矣此
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
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
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
慕味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

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
深澤煙雲闇漠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
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
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
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
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
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
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
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以駕
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汜者
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悅兮
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
浩瀟瀟兮起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
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毋
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
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

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今內存心而自持於是
澡漑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投弃
恬息輸寫澠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
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
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
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
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
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

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
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
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
顛印印楮楮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
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
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
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
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

迴翔青蔑銜枚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
之場凌赤岬筭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
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沌沌聲如雷
鼓發怒崖沓清升踰跬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
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
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岬覆虧丘陵平夷
西畔險險戲戲崩壤陂池決勝乃罷澌汨潺湲
波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

焉洄閭悽悽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噓
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
魏牟楊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
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
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
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一聽聖人
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臣聞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
 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諫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
 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搥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
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
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
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願大王孰計
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重諫吳王書

枚乘

昔者秦西舉胡人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
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
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
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
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
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

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

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
 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
 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
 王孰察焉

梁王兔園賦

枚乘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並馳鷓鴣鷦鷯翡翠
 鳴鶴枝巢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啄尾離屬
 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相與雜沓而往款焉
 高冠扁焉長劔閑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
 樂衰遊觀西園從容安步鬪雞走兔俛仰釣射
 煎熬炮炙極樂到暮若夫采桑之婦連袖方路
 柳賦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

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黃衣
 而絳足蜩蟬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
 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
 而翫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罇
 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
 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錚啾唧蕭條寂
 寥雋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
 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梁王東園賦

月賦

公孫乘

月出皎兮君子之光鵙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
 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倚嗟明月當心而出
 隱員巖而似鈎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
 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
 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貝頰

公孫康

鶴賦

路喬如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修距而躍奮皓翅之
 猗猗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權豈忘赤霄
 之上忽池籟而盤桓飲清流而未安故知野禽
 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
 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

屏風賦

羊勝

屏風鞞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宵壁連璋飾以
 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顛顛昂昂蕃后宜之

壽考無疆

夫壽考無疆者，天之福也。然天之福，不可求而得之。惟其德足以配之，則天之福自降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求壽考無疆。此其理也。

論通康居

郭舜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

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
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
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
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
郡及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
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
已

平獄蠲賦詔

漢武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
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
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此朕之不明
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
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飭廚傳稱
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辟猶踐薄冰以待
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

察茂林異等請

漢武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
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
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西漢昌邑劉氏與文選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者罪

賜嚴助書

漢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勞懷
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
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
秦縱橫



入其間者聞其久不閉問其以春將也
 如士出為盜與會其來對然無前其
 雖語會部大中春無承即之現其計
 與對也書

敕責楊僕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舉旗
 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
 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
 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
 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
 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
 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

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挾僞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
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
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
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策賢良詔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
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海外肅脊北發渠搜氏羗徠服星辰不孛日月
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鳴虬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
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倚與偉與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
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

又上可...
 因...
 天子...
 公...
 古...

夏高平子系

戴五帝

策賢良第一制

漢武帝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
 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
 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
 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
 作樂而天下洽和百姓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
 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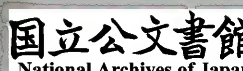
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
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
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
以什減至後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
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
而后息與鳴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
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
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

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
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
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
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
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
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
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虛秦國刑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
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
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畊藉田以爲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賀亂
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
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
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

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
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
以稱朕意

紆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



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
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
大夫其茂明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秋風辭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



哀計多少以決計命夫師
計中亦令懸素以嚴防之發時烟燧樂時令
令保林其辭出入令不相法致數個令徹於既
殊風與令自雲飛草木黃蒼令黑南謝謝以爲
殊風與

罷田輪臺詔

漢武帝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
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
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
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
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
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產
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

門迎軍更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

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

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令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率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娟娟以脩嫿兮命勦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處隱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掩脩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落而消亡神煢煢以遙思精浮遊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躬極之不逮惟要妙而相羊

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理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罰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

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

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徒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矣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戆不

足以奉大對

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
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
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
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竝生是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
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耨鉏筮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
 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
 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
 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
 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
 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
 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
 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
 其禮大不便

驃騎論功論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
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
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
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
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
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四海晏然鄙人不
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
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

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旣并海內之後以
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
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十餘
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
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
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
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